

## 上 部

### 蝶 舞

窄窄的巷口是分水岭。一拐出巷口，眼前的景象就像一锅沸腾的水，到处冒着热腾腾的气泡儿。阳光透过树荫筛下的那些斑点就是气泡儿，它们溅落在陈小娣的衣服前襟、鞋带、头发梢和鼻尖尖上，不停地变幻。陈小娣感觉自己不断地撞开那些气泡儿，撞得它们在空气中迸溅开来。她的步子迈得“啪啪”直响，仿佛脚下的麻石板路是一面鼓。她的手乖乖地卧在姑姑的手里，原本像长巷子一般清凉，渐渐变得潮热，像她的脸颊一样粉起来，红起来。

透过玻璃窗望进去，妇女儿童商店的店堂显得渊深，不近年节，这里的人气就旺不起来。陈小娣穿了一身新衣裳，其实不新，是用姑姑的一件旧长裙改的，妈妈缝了三个晚上，针脚有点粗糙，颜色原本是渲红，现在成了被时间磨沉的绛红。可陈小娣喜欢。她已经有三年没穿过新衣裳了，都是拣姐姐的旧衣穿，大大小小的没法合身。这次还是姑姑说，我这裙子也不会穿了，给小娣改件合身的衣裳吧。妈妈想往大里改，指望多穿几年，也是姑姑说，别，难得有件合身的。小娣在窗台上抓子儿，眼睛一眨不眨的，身后的这些话却都入了耳。她觉得姑姑特亲，比妈妈亲。

在这家里，也只有姑姑将她的生日当回事了。一早，悄悄地给她打了个溏心蛋，埋在面条下面，没让她的哥哥、姐姐、妹妹、弟弟发现。若是发现了，那可不是件小事。姑姑把小娣叫到厨房，用筷尖挑

起面条，露出溏心蛋光滑白嫩的蛋衣，看着小娣吃惊的样子，姑姑将一根手指竖在嘴上。小娣羞涩地笑了，将热乎乎碗抱在胸前，埋下头急不可待地吃起来，第一口就噎住了。姑姑将她按坐在小板凳上，拍抚着她的背，在耳边轻声说：“别急，慢慢吃。”

东方红餐厅的门脸阔阔的，此时没什么人进出。旁边的太阳升理发店倒是人气很旺，一个男青年走出来，从门里带出一股华丽的浓香。他的头发上抹了油，油光水亮的，夸张地反射着太阳光，晃得陈小娣的眼睛不由得猛眨了一下。

她不知道姑姑这是带自己去哪儿，这一路的新奇就够她瞧的了，欢喜已经填了满心满肺。她的眼睛左睃一下右睃一下，感觉两只眼睛简直不够用。

姑姑的步子停得急，小娣一个没防备撞在她身上，软绵绵的。她看见姑姑的头半仰起来，阳光亮晃晃地落在她的脸上。小娣顺着姑姑的视线也仰起头，看见了一张有整面墙那么大的画纸。那上面有两个硕大的粉脸亮目、异常漂亮的人儿，和满大街的人儿都不一样，他们穿着画里面才有的彩色衣裳，头上戴着好看的奇异的帽子，女的简直像仙女一样美，小娣不由得看呆了。她的手被姑姑猛地一拽，“走，看戏去！”

门票一毛钱一张，小娣听见了。姑姑掏摸口袋的时候，她深怕那口袋里的钱凑不够。虽然不知道姑姑要看的戏到底是什么，可只看看这画纸上的漂亮人儿，他们有着和满大街的人完全不同的气息，那一定是很好玩的事情。像电影一样？今年春天，姑姑带她去看一场露天电影，无数的人在白幕布上飘来荡去，被风吹出的褶皱和波纹漫过他们的脸和身体，他们发出好听的声音，那声音也仿佛带着风的波纹。那可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！现在，从姑姑急切的表情，小娣直觉戏也是美妙的。

她和姑姑坐进了剧院，整个剧场只亮了周边的几盏灯，显得幽暗神秘。空气里散发着陈年灰尘的气息，这气息从猩红色的椅子套上漫溢出来。姑姑凑着灯光翻看着一个小本子，她在剧院门口拿的，边看

边念给小娣听，“胜利剧场，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主演筱梅花、赵立升……”

小娣半懂不懂地听着，不知道她们还要在这黑乎乎的屋子里待多久。这就是看戏？她很失望。这里不像露天电影院，那里虽然也只有几盏灯，照不亮广阔无边的黑夜，可是有自由来去的风，有草木野朴的气息，有蚰蚰和青蛙的叫唤，有吵吵嚷嚷呼朋引伴的人们。在这里，除了幽暗的光线，尘埃的气息也让她感到憋闷难耐，她很想跟姑姑说我们走吧，可姑姑显然沉浸在一股兴奋和激动的情绪中，这从她不时顾盼的眼神和抑制不住笑意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来。小娣知道姑姑不会走，她百无聊赖地用脚尖蹭碰着地面，椅子太高，她只能将脚尖划过来划过去，弄出窸窸窣窣的声响，听起来像是瓜子壳和玻璃糖纸相互摩擦的声音。

陆续有人进来了。阔大的黑屋子渐渐被填满。它被填满的过程，小娣并没有看到，她实在支撑不住歪在椅背上睡着了。她做了个梦，梦见姑姑穿着仙女一样的漂亮衣裳，就像外面画纸上画的，牵着她的手飞上了天空。姑姑长长的裙子在她的身边飘啊飘，柔软的白云一样托住她，她兴奋得呵呵大笑起来。忽然，一阵地动山摇，小娣惊得回过头，身子剧烈晃动两下，被一股猛力拽扯着，直直地往下坠落……

睁开眼睛，原来是姑姑在用力摇晃她。而原本黑乎乎的屋子被光亮充满了，她抬起头，拿手抹去挂在嘴角的口水，呆住了。舞台仿佛一个亮闪闪的童话世界，而画纸上的漂亮人儿就在这世界里活起来，动起来。他们舞动着长长的袖子，像仙女一样飘过来飘过去，仿佛脚下踩着云朵。他们咿咿呀呀地唱着小娣听不懂的曲子，可是那么的好听。还有那软绵绵、婉婉转转的琴声，听得她耳朵和心一阵阵发颤，发紧。

小娣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好像怕她一眨眼这童话般的世界就会消失不见。不知不觉，她站起身子，将头撑在前面的椅背上，这样她就可以越过前面的人头清清楚楚地看到舞台上的一切了。长这么大，她还没看过如此绚丽的七彩世界，简直像做梦一样。

整个剧场与之前的完全不同了，喝彩声在小娣的耳边不时地奔蹿而起，激得她也想大叫几声。可是她舍不得叫出声来，怕惊动了眼前的一切，这不真实的一切。幕布关闭的时候，她惊惶地转过头，看着姑姑，结束了吗，这一切都结束了吗？

她看见姑姑一脸的兴奋，面对她疑惑的表情，情不自禁地伸出一只手来揉乱了她的童花头。她有些尴尬地埋下头去，拿手理了理被弄乱的头发，心里满是惆怅，她害怕姑姑会牵起她的手对她说，走吧。可是，剧场忽然又灿亮起来。幕布拉开，亮闪闪的舞台再次出现了……

姑姑附在小娣耳边，为她解说剧情。小娣听得似懂非懂。可她看得出来台上的人儿在笑，在哭，在依依不舍，在愁肠百结，在痛不欲生。她眼睁睁看着那个一身白衣的仙女般的人儿直扑进一块圆石头里，姑姑说那是坟，她不知道坟是什么，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可是心忽地揪成了一团。

舞台霎时陷入一片黑暗。当灯光再亮起来时，舞台又变得无比灿亮美丽，音乐也变了，小娣看见身披着一对大翅膀的人儿在舞台上翩翩起舞。姑姑告诉她，那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化成了蝴蝶。蝴蝶！他们为什么化成了蝴蝶？他们是从那圆石头里飞出来的吗？小娣心里满是惊疑，可是她一句话也不说，只顾着睁大眼睛紧紧地盯住舞台。彩蝶们带着幸福的表情舞动着，旋转着，欢唱着，小娣的心重新舒展开来……

和姑姑重回阳光地里的小娣，感觉眼前的世界变得那么陌生，陌生得她的心仿佛要胀裂开来。刚刚过去的这个下午，她的心仿佛不受她控制了，在一条长长的河流上滑动、激荡、沉落和飞翔。整个过程太奇妙了！简直太奇妙了！

她恋恋不舍地回过头，看了看那张大画纸，看了看圆屋顶上那四个大字，胜利剧场，这是姑姑告诉她的。她记住了。一路上，她紧紧地盯着自己的脚尖，心思还沉浸在刚才的画面里，那翩飞的蝴蝶、炫美的舞台、仙女一样的人儿……

那天，刚满七岁的陈小娣觉得自己被姑姑牵进了一束光芒芯子里。可她不知道，那炫目的光芒，会让她眩晕漫长的一生，无法自拔。

## 愁 别

陈小娣呆呆地望着江水。江面清瘦，两只白鹭上下翻飞追逐。太阳像个玻璃球隐设在天空这块大玻璃里面。它们都是那么自在无忧。不自觉地，小娣叹出一口气来。

昨天爸爸从九江回来，带回来五颗水果糖，每个孩子一颗。大家都很高兴，家里洋溢着年节才有的气氛。小娣将水果糖放在嘴里吮一吮，等那甜从舌尖延伸到了喉头，进而遍布了全身，就赶紧将糖取出来，重新包上玻璃糖纸。她包得很小心，等这颗糖吃完，她要将糖纸用清水洗干净，在太阳下晒干，夹进书里，做成一枚平平展展、会自动弯成卷儿的糖纸书签。临睡前，她又将糖果取出来舔了舔，再小心收好。小弟今天喝药特别顺利，将糖紧紧攥在手里，药刚下喉，糖已入了嘴，咔嚓咔嚓一下吃完了。小娣不能让他看见自己的糖果。她静静地躺在被子里，在黑暗中体会那完整而强烈的甜蜜滋味。可是甜蜜没能持续多久，夜里醒来的小娣听到了爸爸妈妈的对话。

爸爸妈妈睡在一块挂起来的布帘后面，薄薄的布帘一点也不隔音。小娣再也睡不着了，她第一次尝到了失眠的滋味。那滋味就是无数的疑问打着圈儿，在脑子里绕啊绕啊，将瞌睡虫挤没了影，让脑子被那些缭乱的线条填得满满实实。

她将去一个地方。像爸爸一样，一年难得回来一次，或许，永远也不能回来了。想到这里，小娣的眼泪涌了出来。别的还好，可是她没法天天见到姑姑了，没法被姑姑牵着手去看那些无比美妙的戏了，想到这个她更伤心了，用手揪紧被子捂住自己的脸。妹妹翻了个身，将一只脚搭在了她的身上。平时，她会由着妹妹这样，可是今天，她不耐烦地将妹妹的脚掀到了一边。她希望妹妹醒来，似乎妹妹醒过来

就可以补偿她此时的恹惶，改变她的命运。

妈妈说养爸养妈没有孩子，人很好，肯定会好好待她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为什么不是姐姐或者妹妹。她知道大哥和弟弟是家里的宝贝，可是三个女儿，为什么偏偏选中她？难道是因为她不如姐姐懂事听话、不如妹妹聪明伶俐？眼泪更加汹涌，顺着脸颊奔向枕头。爸爸妈妈那里静了，小娣只听见弟弟轻轻的磨牙声和枕边姐姐的鼻息声，还有窗外不知从何处传来的鸡叫声。那么清晰，清晰得她无法怀疑刚才只是一个梦。

半夜，弟弟又咳起来，像一柄小钉锤持续不断地敲击着暗夜。虽然每夜都是这咳嗽声做夜的伴奏，可今夜在小娣听来格外清晰刺耳。她朝向墙壁，听见爸爸妈妈在帘子那边压低声音忙碌，捶背没用，喝水没用，躺在怀里没用，趴在肩膀上也无用，弟弟还是一个劲地咳、咳、咳。小娣听见妈妈说又烧起来了。从生下来，这弟弟就不让人省心，三天两头生病，动不动就发烧。一生病全家人就得围着他转，平时爸爸不在家，妈妈两头顾不过来，都是她和姐姐、妹妹帮着跑医院，做饭送饭，洗衣服，照看弟弟。人说两岁后小孩子就好带了，可弟弟还是不让人省心。爸爸最近连着回来两趟，都是带弟弟去外地看病。

忙乱了大半夜，天蒙蒙亮时，弟弟才又重新睡沉了。帘子那边传来平稳的鼻息声。陈小娣悄悄起床，独自一人来到江边，坐在寒风中，任晨风吹乱自己的头发，吹冷自己的小手。快九岁了，她一直没有上学，她知道家里穷，妹妹七岁了也进不了学堂，小娣甘心接受了这安排，好在有姑姑疼她，护她，可是现在，连这安慰都要失去了。

她冲着江面拼尽全力大叫一声“啊——啊——”叫声惊起芦苇丛中的两只小鸟，扑棱棱地飞走了。江水兀自流淌着，将她的声音收入了一片虚无。

她红肿的眼睛，没人注意到。她消失了一天，似乎也没人注意到。家里显得十分平静，爸爸在修坏掉的一把椅子，那是被弟弟不小心摔坏的。姐姐背着弟弟在门口转圈儿，弟弟永远不肯乖乖地待在屋

子里，不耐烦的时候他就“吭、吭、吭”发出猛烈的咳嗽声，妈妈听见了就会说，带他到外面透透气，没听见他咳啊。衣裳晾了满屋子，数弟弟的最多，他的衣裳动不动就湿透了。从不大的窗口透进的光线又被遮蔽了一大半，空间也显得低矮了，一家人不得不佝偻着腰穿进穿出。逼仄的空间被一股中药味填满了，他们家的日子常年浸泡在这样的气味里，仿佛都没法畅快地呼吸。妈妈在厨房里忙碌，厨房是在屋子外面用石棉瓦和红砖搭出来的一个偏厦，很小。妹妹在摆桌椅碗筷，逮个空跑到她身边，“野丫头，跑哪野去了？”若在平时，小娣会毫不留情地回敬她，可是今天她不想说话，什么话也不想说。

吃饭的时候，她埋着头，也不说话。几双筷子在两只菜碗里抢来抢去，只有她默默地咽着白米饭。没有人顾着说话。爸爸抿着一小杯白酒，妈妈还在为他另炒一个下酒菜，辣椒煎蚕豆。菜端上桌时，小娣已经放下了碗筷，早早地捂进了被子。在江边吹了一天风，她觉得自己从内到外、从肉到骨头都冷透了。她听见妈妈说了一句，小娣今天是怎么啦？妹妹小声接口道，哼，偷懒！

临睡前，妈妈过来摸了摸小娣的额头。摸到了一手湿。小娣昏沉沉睡着了，嘴里还在喃喃有词，却听不清说的什么。小娣梦见自己被放进了一个无比灿亮的屋子，她的手臂上长出了长长的袖子，就像舞台上的仙女那样。愣怔一刻，她舞动起来，拼命地旋转，挥动水袖，让它们在空中漫卷出好看的花朵。她的身子渐渐热起来，像被太阳般的光亮烤出了腾腾的热气。她舞啊舞啊，疯魔了一样，停也停不下来……

姑姑一大早就来了，拽住她的手说带她去看戏。走到空寂无人的巷子，姑姑停下来，俯近她，“怎么啦？眼睛红得像灯笼！”她拼命噙住眼泪，摇头。“有什么委屈不能和姑姑说？”姑姑摸摸她的脸蛋。

眼泪再噙不住，滚落下来。小娣扑进姑姑怀里，将姑姑抱得紧紧的，“我不要去养爸养妈家，你告诉妈妈，我会听话的，我会听话的……”

姑姑久久没有说话，由她抱着。忽然，姑姑蹲下身一把背起她，

“走，姑姑带你去看戏去！”小娣随着姑姑的步子颠动着，她能感觉到姑姑走得很吃力，她挣扎着要下来，姑姑却用胳膊紧紧地箍住了她。

胜利街上的老字号李祥泰、李怡昌、万象、江聚丰、亨得利、同仁堂、协康、长风书局、源源长银行、大金城金号，一一从小娣泪眼婆娑的视线里晃过。许多店铺还没有开门，麻石路面散发着清寒的气息。小娣将脸贴在姑姑的头发上，闻到一股让她心安的皂角的香气。

走到胜利剧场，姑姑将她放在台阶上，挨着她的身子坐下来。姑姑的脸涨得通红，眼睛也红红的。身后是一幅巨大的海报，上面是三个摩登女郎。小娣不禁收了泪，看呆了。她认得那个大大的“三”字，姑姑教她的。姑姑回过身，指着海报上的字，一个一个读给她听：

風塵三俠 六幕六景 歷史俠義佳構 隋唐年間一段官  
逼民反亦怨亦喜的革命故事……

小娣在心里默诵着，是那种佩剑跨马的侠客？是那种热热闹闹的革命故事？“姑姑，马上开演吗？”她忘记了自己的悲伤。姑姑摸摸她的头，“下午才演呢。姑姑看你那么伤心，带你出来散散心。走，姑姑带你去喝瓦罐汤。”

那天上午，姑姑带小娣去了真真照相馆。她们到时，照相馆的门板才卸下一半，露出橱窗里的一张全家福，四世同堂。这是小娣第一次进照相馆。她看过姑姑的一张照片，就是在真真照相馆拍的。姑姑穿一件白色长旗袍，背景是柳树和一枚圆圆的月亮，姑姑的嘴唇是樱桃般的一点红，在黑白色调的画面上异常夺目。

姑姑搂住她坐在镜头前，蒙着黑布的大匣子只露出一个方正的玻璃框，看上去是那么幽深莫测。摄影师从黑布后面探出头来，“笑一笑，小姑娘笑一笑啦！”小娣小心翼翼地咧开嘴，只听“嘭”的一声响。

照片上的小娣和姑姑的嘴唇都是一点红，脸蛋也是粉粉的，像年



历画片。这张照片后来被小娣带去了养爸养妈家，放在枕头下面，想家的夜晚她会偷偷翻出照片来，用手指轻轻摩挲姑姑那粉粉的脸颊。这张照片跟她很久很久，每每看时，那个清寒的早晨就浮现在了小娣脑海中。

养爸养妈来接小娣那天，房前屋后洒着温暖的阳光。冬日里少有的阳光。姑姑手缝了一件大红花棉袄，将小娣暖暖地裹在里面。新买的衣料，似散发着姑姑身上的香气。小娣没有哭，她将头埋进大棉袄的衣领里，那衣领高高的，可以遮住她瘦长的脖子，也可以藏住她的脸，她满脸掩饰不住的悲伤。

也许是悲伤酝酿了太久，现在小娣反而感觉不到它的烈度了。她不去看养妈养爸，也不去看妈妈和妹妹，她躲开了妈妈伸出的手和妹妹试图牵她的手，倔强地转过身子，在衣领后面藏起自己的脸。

姑姑不说话，拿手抚她的头。小娣的视线里只有红红的一片，她听见了姑姑的叹气声，巴不得马车快点启动，她不想眼泪在姑姑面前掉下来。

马儿小跑起来，风也在耳边跑起来。小娣感觉有一双胳膊将自己搂紧了。那个陌生的女人在她身边坐下来，用胳膊搂住了她。她听见风将姑姑的声音传送过来，“小娣，过些日子我来接你看戏……”

## 寄 养

马车摇摇晃晃，被养妈拥在怀里的小娣睡着了。这些天，她常常睁大眼睛看着天色一点点变亮。仿佛绷紧的弦，终于松弛下来。醒来时，马车停在一幢红砖平房前面，暗红色的对开木门上两个大大的倒“福”字。门前一棵高大的香樟树，树冠遮蔽了大半个屋顶。

养爸将她从马车上抱下来。她依然埋着头，将脸藏在衣领里，听见养爸身上一股干燥的柴火的气味。她听见养爸对养妈说去队里还马。原来这匹棕色的马不是他们的，小娣心里有微微的失望。养妈打

开门锁，牵住她的手走进屋，让她坐在一张木凳上，摩挲一下她的双手，“小娣手这么冷啊，我烧水给你暖暖。”养妈的手温热干燥，仿佛浆过的棉布。

养妈出去了，小娣这才抬起头来。这间屋子显得比小娣家宽敞，地面也干净，迎门的墙壁前居中摆着一桌两凳，上面挂着一张毛主席画像。旁边有一扇门通向后面，有细细的风吹过来。正对她的墙上是一张周总理的画像。靠墙有两张条凳和四个小木凳。靠大门的左右各有一个门。小娣想起了自己家，那里总是塞得满满当当，头上悬着潮湿的衣裳，地上到处是东西，屋里整天充斥着哭声、叫声、笑声、咳嗽声和一股复杂难名的气味。相比之下，这里像个空盒子。小娣说不出来喜欢还是不喜欢，这些日子她想象过未来的家，它们总是像小娣家一样杂乱幽暗，她没想到会这么干净，这么空荡。她将两手放在嘴边呵呵气，又夹在两腿间来回摩挲。

养妈走进来，递给她一个圆鼓鼓的铜汤婆子，外面套了个布袋，还有一只热乎乎的烤红薯，薯皮上还粘着炭灰。“饿了吧，一早就煨在灶里了，我剥你吃。”养妈将红薯放在膝上翻滚着剥皮，诱人的焦香直扑进小娣的鼻子里，她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太香了！

养妈一口口喂给她吃，小娣垂着眼睛，乖乖地张开嘴，其实她很想自己吃，她不习惯别人喂她，可开不了口。“这汤婆子还暖和吧，你爸早几天就备下了，说乡下比城里冷，不知道你习不习惯。晚上也可以暖脚。”

小娣的房间窗户正对着香樟树的树干，齐窗高有个凹下去的树洞，小娣趴在窗沿上看了很久很久。一队蚂蚁井然有序地进洞出洞，像两股细小的水流源源不断。越过香樟树，是一片田野，呈冬天惯常的灰黄色。

头几夜，养妈和小娣一起睡，养妈翻身的动作显得小心翼翼。被子里暖烘烘的，小娣竟然很快睡着了，睡得很沉很沉。迷糊醒来时，她发现自己钻在养妈的怀里。她一动不动地蜷缩着，忽然想起了姑姑，想起了姑姑那带着皂角香的发丛，想起姑姑带她看过的戏，还有

临别时姑姑在身后的那一声喊。她会来看我吗？小娣一遍遍问自己，问着问着又沉沉地睡着了。

小娣的副食品供应票没有随她带过来，留在家里补贴两大四小六张嘴。小娣终于明白了她被爸妈送人的因由。乡下和城里不同，养爸经常进山采些蘑菇、野菜，打些野味，他和养妈还在山里偷偷种了点红薯和蔬菜，一家人倒也不发愁吃食。而且，养爸有一手精湛的木工手艺活儿，在这一带小有名气。有时去人家屋里做件活儿，养爸会带上小娣。

小娣喜欢看养爸干活的样子，这时他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，有种气定神闲的优雅气质。他总是在耳朵上别一支铅笔，不慌不忙地刨木花，身子一耸一收，翻卷的木花就变魔术一般从刨刀下奔涌而出，散发出淡淡的木质的清香。陈小娣印象最深的是一只硕大的木桶，比她的人还高出一截，养爸整整花了一个月的工夫来打造这个大桶。为了将圆桶打造成完美的圆形，他返了两道工，弄得主人都有些不过意了，觉得差不多圆整就可以了，可养爸不肯罢手，一磨再磨。养爸将圆桶侧躺下来，将头和大半个身子伸进木桶里，屁股和腿摆在桶外，随着他一下一下用力，插在他裤兜里的起子、锤子都一起摇摆着，发出轻微的有节奏的撞响，那把起子上还挂了一朵刨花。

养爸做的家具从来不用钉，内里接头的地方直接用木榫嵌牢，各种形状的榫头，嵌在一起非常结实。那只圆桶表面的接口都封在一层清漆里，看起来平滑得很。养爸又用半个月工夫，给这桶做了个斗笠样的木盖子。完工那天，养爸将小娣抱进桶里，合上盖子，小娣立刻被淹没在漆黑之中，那盖与桶沿之间看不到一丝缝隙。小娣没有一丝恐慌，桶里有股干燥而新鲜的清漆的味道，她喜欢闻，索性一屁股坐到了桶底。

不一刻，桶盖被打开来，先听到养爸的声音，“小娣，”接着桶沿边露出养爸的笑脸，一双胳膊伸进来提起小娣。“真沉啊！”养爸笑叹一句。那一刻，小娣开心地笑出了声。

平时，养爸养妈总是先尽着她吃饱，宁可自己喝那汤汤水水的稀

饭、啥都没有的光汤。小娣能感觉出养爸养妈是打心眼里喜欢她，疼惜她，特别是养爸。从来聊天的村人嘴里，她隐约听到养爸养妈的女儿长到两岁时夭折了，从那以后他们就再没怀上孩子，这么多年吃了许多药养妈的肚子都没动静，眼见得年龄不饶人，他们才收了这心思，决定收养个孩子。小娣的心渐渐安定下来，她喜欢上了这里随处可见的高大的香樟树，喜欢上了村前水口处的大水车，喜欢上了绕村而过的清澈的溪流，喜欢上了这里显得空旷而悠长的日常时光。

村里有很多孩子，他们经常在一起游戏，捉迷藏，玩官兵捉强盗，滚铁圈，拍瘪瘪，也上山挖笋尖、采蘑菇，上树摘果子，下田捡麦粒儿，田里捉泥鳅……她将城里的游戏教给乡下的孩子，抓子儿，跳房子，跳皮筋，他们也很喜欢。她会拉着养妈的胳膊撒娇了，会附在养爸的耳边提小小的不过分的要求了，她知道他们一定会满口答应。果真是，养爸从没让她失望过。巧手的他给小娣做了弹弓、捉蜻蜓的竹竿网，做了全村最结实的一根橡皮筋、最威风的红缨枪……每次赶集养爸都会给她带份礼物，红发绳、花布料、一块麦芽糖、一个糖人儿、一只竹叶编的青蛙、一只叫得震天响的哨子、一个开花馒头、几颗高粱饴、一大块麦芽糖……小娣在这偏于南城一隅的乡村越来越舒展，跑起来像一阵风。

养爸有一个黑匣子，可以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。养爸扭动上面的按钮，传出嘶嘶的杂音，忽然地，一个声音冒了出来，或是在一本正经地播报新闻，或是在讲故事，或是在唱歌。有一次，小娣居然听到有人唱戏，她浑身一个激灵，凝神再听时却只听到嘶嘶的杂音了。养爸喜欢听人讲故事，他告诉小娣那是评书。那些故事，什么岳飞大战金兀术，什么唐僧西天取经，什么一门英烈杨家将，有的她听姑姑说过，细听故事却是第一次。她常常搬个小板凳坐在养爸身边，安安静静地听。

姑姑出现在大门口时，小娣正和养爸在堂屋里听评书，《三国演义》，赵子龙大战长坂坡。姑姑唤了两声，她才醒过神来，看见姑姑一蹦三尺高。

姑姑说她一大早就出门了，搭一辆顺路车，可那车不到徐家村，她只能半路下车步行，不想走错了路，挨到午后才找到养爸养妈家。养妈赶紧热饭菜给她吃，小娣一旁攀住姑姑的腿不肯松手。

姑姑握紧她的手，“我想带小娣回去住一晚，答应带她看戏的，正好胜利剧场演出《屈原》，这戏刚得了省第二届戏曲汇演一等奖，主演赵正芳、筱牡丹拿了优秀表演奖，很难得……”

养妈面露难色。姑姑仿佛为证明她的话，晃晃手里的两张票，小娣瞟眼看到上面的胜利剧场几个字。她眼神渴巴巴地望向养妈。养妈犹豫一刻，还是点了头，出门前给她换了一身新做的准备过年穿的衣裳，左端详右端详，嘴里念叨着，“这也算是我女第一次回娘家，得让她爸妈安心不是。”

一路上，小娣喋喋不休和姑姑说村里的新鲜事儿，姑姑面带微笑听着，忍不住拿手指刮一刮她的鼻头，“傻丫头都忘了姑姑吧。”

“没有忘没有忘，小娣日里夜里都在想姑姑。”小娣赶紧申辩。姑姑故意绷住脸，装出一副不相信的表情，小娣拽住她的胳膊摇啊摇，“好姑姑，我——想——你，三餐——茶饭——无——滋——味——”

姑姑终于忍不住，扑哧一声笑出来。“好你个小娣，你怎么学会的祝英台的唱词？”小娣顿时羞红了脸，“我也不知道，好像一张嘴就唱出来了。”

她想起养爸的黑匣子，“对了姑姑，养爸有个黑匣子，这么大。有一次，我听到那个黑匣子里有人唱戏！”姑姑说，“那一定是收音机。里面唱的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一下就听不到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唱戏。”

“应该是，那广播上什么节目都有，当然少不了唱戏。”

姑姑特地给小娣拿了一本演出宣传册，嘱咐她回去学学上面的字，册子上有两段《屈原》里的唱词。“刚才听你唱的那一句，味道很足。唉，可惜你一直没能上学，看你养爸养妈那么疼你，兴许……”

小娣将小册子收进口袋里，没有言声。村里有好几个孩子在念书，但主要是男孩，她不知道养爸养妈会不会同意她去念书。姑姑一

把搂住她，“实在不行，村里有没有扫盲班，你跟着去学学。我每次去也教你认几个字……”

不知是姑姑先给小娣讲了屈原的故事，还是小娣长大一岁更懂事一分的缘故，这出戏仿佛一只手揉搓着她的脏腑。橘颂，贿靳，著骚，诬陷，阻会，救婵，天问……一幕幕演下去，她在心里无声地跟随屈原咏叹，在世间辗转流离。当屈原埋头疾书时，当屈原被诬有口难辩时，当屈原朝着苍天发出声声追问时，当屈原一腔悲愤沉入江水时，她禁不住潸然泪下。

那晚，她和姑姑睡在一张床上。她不肯回家，拼了命地不肯回去，宁可连夜赶回乡下。对于她来说，那个镇日充斥着中药味、弟弟咳嗽声、拥挤不堪、舍弃了她的屋子，不再给她家的温暖感了。

姑姑说妈妈挺想你呢。小娣埋着头，不吭声。姑姑叹口气，牵着她的手将她带回自己家。两人捂一床被子，小娣偎在姑姑怀里，听姑姑念《屈原》中的唱词，仿佛有旋律在她心里起伏，有影像在她脑海里飘动。姑姑答应她，每个月都接她回城看一出戏或是一部电影。

一天养爸进山了，小娣将养爸枕头边的黑匣子偷偷拿出来，学着养爸的样子扭动按钮，黑匣子嘶嘶嘶响起来。她定定神，慢慢地扭动，声音出现了，由小到大，由模糊到清晰，又忽地一个声音蹦出来，转瞬又消失了。小娣发现每隔一段嘶嘶嘶的杂音，就会有声音出现。

“瞪——”小娣精神一振，这是锣鼓音！接着，她听到了戏腔念白，念的什么不清楚，可她知道这是在唱戏。再一会儿，果真有人唧唧呀呀地唱起来，那婉转的曲调、抑扬顿挫的戏腔、铿锵的锣鼓点子，小娣不觉听入了迷。

“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刚刚欣赏的是昆曲经典剧目《十五贯》……”昆曲？小娣记得自己和姑姑看的是越剧，难怪觉得刚才听的和越剧不一样，下次一定要问问姑姑。正思忖着，一回头见养爸坐在她身后，笑咪咪地看着她。

“爸……”小娣不好意思地红了脸，双手下意识地松开了黑匣子。

“原来小娣喜欢听戏啊，怎么不早说，”养爸依然笑眯眯的，“我们这里一入冬月，唱戏的可多了！”

近年关，乡村的空气仿佛被一锅看不见的炉火烘烤着，让人浑身上下、里里外外都有一股子热腾腾的感觉。附近哪个村有唱戏的消息，养爸马上吩咐养妈赶早烧火做饭，吃完饭一大一小就扛着一个条凳出发了。

好几次，他们抢到了戏台跟前的座位，连戏台上人儿眉毛抖动的细节都看得真切。有时人太多，两人就牵着手站在条凳上看。还有时候，养爸坐在条凳上，小娣坐在养爸的肩膀上，居高临下地看。他们看的戏和越剧大不一样，这里的戏台也没法和胜利剧场的比，有时候是在村里老旧的戏台上，有时候是在祠堂或是空旷地里临时搭建的台子。台上的人儿也抹了粉粉白白的脸，穿了花花绿绿的戏装，可不像大舞台上的仙女，也不像衣袂飘飘似仙的屈原，却有一股子特别亲切的味道，和身处的山野仿佛是一体的。

台上唱得热闹，台下也喧腾得厉害。一开始小娣很不习惯，可渐渐地，她也喜欢上了这股野地里的喧腾气息。演员有时会应台下观众的要求临时加演一段，多是村民耳熟能详的唱段，这时小娣耳边就起伏着高高低低、粗粗细细的喝彩声，还有人发出尖厉的啸叫声。一旦演员唱起来，小娣的耳边又起伏着高高低低、粗粗细细的唱曲声。好多唱段，人们已经能背出来。

有时姑姑来了，恰好村里或外村有人唱戏，就留下来一起去看戏，晚上和小娣挤一床睡。从姑姑那里，小娣知道了原来戏有很多种，被称为“国粹”的是京剧。越剧是第二大剧种，又称为“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”，起源于浙江。昆曲则是最古老的剧种之一，大约七百年前诞生在苏州一个叫昆山的地方，被人们称为“百戏之母”。而这里乡村唱的，是采茶戏，大约有两百年的历史，戏里有不少南城人的方言土音，听起来亲切易懂……

戏听得多了，不知不觉，小娣也能哼上几段。她不爱跟着村里的孩子们出去疯跑了，经常一个人关上房门，对着镜子模仿台上人儿的

眼神、身段、台步，嘴里咿咿呀呀，边唱边舞。小娣也迷上了黑匣子。养爸午睡的时候，下地干活的时候，进山的时候，她就将黑匣子抱在怀里，声量开得不大，里面成天咿咿呀呀的。养妈有时贴着门听了又听，依稀听得这丫头是在唱戏，不禁亦喜亦忧。她喜欢听小娣哈哈发出肆无忌惮的大笑声，喜欢她风一样从自己身边跑过，喜欢她玩得一身泥巴回来精疲力竭地往凳子上一摊，现在这丫头整天关在屋子里，听起来是在唱戏，可一个人怎么唱戏，这又唱的是哪出戏？莫不是看戏给看巴了锅吧？

养爸心宽，“小娣这孩子灵气，路上我听她哼过几句戏文，蛮像那么回事的。”养妈立刻板起了脸，“我可不想小娣学什么唱戏，那都是没法子的人走的路。我琢磨着，小娣这年龄早该进学堂了，我们要不送她……”

“她一个女娃……”“女娃咋啦，我原来想读书想得发疯，就是爷爷一句你是个女崽子，断了我的念想。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不是说男崽子女崽子一个样嘛，我们也负担得起……”

还没等养爸养妈拿定主意，一个不速之客来家了。

## 异乡

苏媛芬和丈夫刚到南城时，正值南城火热的夏天。

镇日的高温，让苏媛芬像打蔫的叶子瘫软在竹躺椅上，头像裹了几层厚包布，手中的扇子舞得不歇气，还是有汗直往外涌，却又鼻塞加咳嗽，浑身黏嗒嗒的，凉水澡也不敢随便冲。在上海时，何曾受过这份罪？栾勇倒是适应，白天埋头在厂里，晚上带着一身铁腥味和汗味回到家，吃了饭冲个凉水澡，一床凉席往地上一铺，没两分钟就鼾声如雷了。

苏媛芬真是羡慕他这份皮实劲儿。人乏，几包行李还来不及整理，堆在墙角，只拣出了生活必需的几样。邻居黄大姐是个热心人，



说话大声大气咋咋呼呼的，可人热情朴实。看苏媛芬坐卧不是，二话不说指挥着丈夫将自家的竹躺椅搬了过来。她是南城本地人，丈夫苏大哥和栾勇都在铁合金厂上班。

工厂去上海招工时，宣传说厂子上马才一年，已经生产出一万吨优质铁，许诺进厂后可以立马分配房子居住，月工资不低于三十元，听得栾勇热血沸腾，和她招呼没打一声就报了名。

栾勇和苏媛芬都是上海乡下人，进城几年了，一直租房住。苏媛芬在一家民办京剧社唱戏，凭着一副亮嗓子、玲珑身材和天资聪慧，收入还算稳定。栾勇一直打零工，收入有一搭没一搭的，又不愿在家吃她的闲饭。在寸土寸金、无钱难开路的上海，两人过得不算顺遂舒坦。虽然埋怨丈夫没一句商量就定下这么大个事儿，苏媛芬还是收拾好家当跟他一道来了南城。来是来了，心里却别扭着，加上天热一顿煎熬，整个身体都虚垮了。幸亏左右邻里伸手帮衬，才慢慢缓过劲来。

一场大雨过后，南城终于退了高热，苏媛芬也挺过了起初的种种不适，可以起身收拾打扫屋子了。从黄大姐那里，她听说整个南城都在准备一件大事——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。国庆当天，在八一大道上有一场规模空前的游行活动。

栾勇天天在厂里加班，早出晚归。苏媛芬做完家务事就独自出去转转。她穿过八一广场，一直走到胜利路。听黄大姐说，八一大道和广场扩建设多久，建设这六十米宽的大道和像天安门广场大小的广场时，有人提出反对意见，省长大气魄地拍板：“我正是要让八一大道将来能降落直升机！”黄大姐大着嗓子学省长的声气，挺像那么回事。

八一广场和大道确实开阔，这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无法想象。大道两边已经建成了图书馆、文化宫、邮电大楼、百货大楼。胜利路就显得狭窄多了，这条路据说是老南城旧时最繁华的路段之一，什么店铺都有，鳞次栉比，一家挨着一家。说繁华，这里自然比不上大都市上海，可困在家里多时的苏媛芬，走在这条路上顿时感受到一股欣欣向